

● 因婚姻而无法安放的爱，该停留在何处？

我们再也 回不去了

我们因爱而在一起，却在婚姻里身体背弃。出轨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回去吗？ | 上官意慧 著

我们再也回不去了

慧意官上

我们再也回不去了

黄 娟 娟 娟

作 者 慧意官上

责任编辑 娟 娟

特约编辑 娟 娟

封面设计 娟 娟

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46号 (130021)

印刷 长春市金元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 20.2

字 数 320千字

版 次 2003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25-4013-0

定 价 25.00元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上官慧意·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再也回不去了/上官意慧著. -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9.7
ISBN 978-7-5385-4013-0

I. 我… II. 上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02189 号

我们再也回不去了

上官意慧

策 划: 刘 刚

作 者: 上官意慧

责任编辑: 赵 凯

特约编辑: 武 亮

装帧设计: 嫁衣工舍
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(130021)
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: 20.5

字 数: 35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4013-0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第1章 猥亵事件 001

第2章 八年之痒 010

第3章 风生水起 018

第4章 情欲弥漫 027

第5章 双重魅惑 037

第6章 祸起萧墙 045

第7章 雪上加霜 059

第8章 波澜迭起 069

第9章 坠入深渊 07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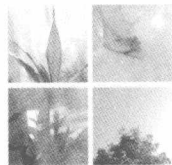
第10章 蓉城风云 096

第11章 罂粟情人 108

第12章 职场陷阱 1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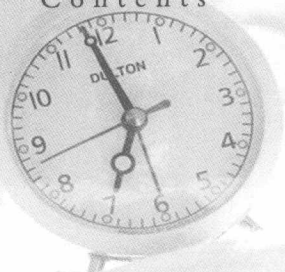
第13章 水母毒女 139

第14章 山雨欲来 156



目录 02

Contents



● 第15章 春梦无痕 171

● 第16章 臆爱挣扎 182

● 第17章 树静风疾 192

● 第18章 欲望迷情 207

● 第19章 身世恍然 217

● 第20章 倦鸟无巢 229

● 第21章 泥淖深陷 241

● 第22章 囹圄之恻 255

● 第23章 疯之雾霭 265

● 第24章 水落石遁 279

● 第25章 小巫大巫 294

● 第26章 蓦然回首 310

● 尾声·写给开始的结局 323

Chapter 1 猥亵事件

李建设用力搓了搓手，才去按压乳房，但女人还是惊了似的一跳。把脊背绷得更直了。他不耐烦地皱着眉：“放松，紧张什么！”手底下又加了点力，心里在想：不过是脂肪与结缔组织而已，有那么金贵吗，无聊！

其实李建设早就打心眼儿里厌恶这些乳房，无论是饱满的还是干瘪的，无论是挺翘的还是下垂的，在他看来没有任何分别，他受够了！但是作为一名有职业素养的医生，如果感觉手有些凉的话，触诊前他还是会先搓热，这个小小的习惯性动作不仅会让病人感到温暖，有的时候，也会让一边的护士对他陡生好感。

米振晶这时就忍不住叹了一口气：“李大夫，你人真好！”她刚从护校毕业，能马上在这样的省级大医院找到工作，肯定是有些背景的，但她却并不珍惜这个机会，上班时总爱在各科室乱蹿，现在被李建设叫来当“督察”，自然是乐不得的事。

在处理医患关系这一点上，李建设做得无懈可击，作为一名男性妇产科医生，工作八年从未被病人投诉“耍流氓”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他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凡需接触敏感部位，而同一个诊室的其他大夫又恰巧不在的话，他是一律要请女护士现场“督察”的。

“我认为只是小叶增生，但为了稳妥，还是再做个乳腺钼/铑双靶X线检查。”李建设边开检验单边在心里叹了口气：其实已经能够确诊，但多做些检查，患者放心、医院创收，自己也可以规避误诊风险，何乐而不为？

就在这时，电话响了，米振晶像遇见亲人似的蹦过去接电话，看来她

真是太闲了。“李大夫，院办让你马上去小会议室一下，口气听上去……”她吐了吐舌头，表情有些担心。

李建设不以为然地活动了一下脖子，“麻烦你把桌上的病历拿到隔壁去，就说我去院办了。”他起身开始洗手，院办会有什么事情找他呢？难道是为了昨晚跟艾茹吵架的事？他马上又否定了这个猜测，艾茹还不至于这么鸡婆，一点小事就闹到她妈妈那儿去。

进了电梯，李建设眼前就开始浮现出他的岳母、也就是院办主任凌霄的脸，老太太马上就到退休年龄了，保养得极滋润，白皙饱满的皮肤上只有少许细细的皱纹，戴副金色秀琅架眼镜，坚毅的嘴角略微有些下垂，李建设第一次看见她就想到江青，就自然而然地对她产生了敬畏，他在私底下称岳母为主席夫人，慢慢地周围的人也都跟着这么叫开了，偶尔被凌霄听到了，她也不以为忤……

一推开小会议室的门，李建设就发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，椭圆型会议桌后面，除了岳母凌霄，还坐着院长和书记，摆开了三堂会审的架势。他局促不安地蹭着椅子边坐下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桌子中间的龙舌兰花。

“呃，是这样的，有件事情我们要向你核实一下。”书记似乎在考虑措辞，“昨天你是在住院部值班对吧？”

“是，是的。”

“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，准确地说是三点三十五分左右，你在哪里？”

李建设茫然地抬起头看着对面的三位领导，每个人的脸都阴沉得厉害，尤其是凌霄，简直就跟结了霜冻似的。

“我在值班室写病案，出了什么问题？”

“那个时候有人跟你在一起吗？”凌霄急切地问。

“没有，除了查房，我几乎都一个人待在值班室，昨天特别安静，我记得，还能听到隔壁护士们的说话声。”

凌霄身子朝后一仰，椅背发出咯吱吱的呻吟，然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静默。终于，嗓音沙哑的院长打破了沉寂，“还是我来说吧，李医生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我们只是在调查，并不说明我们就怀疑你什么，但是有人投诉了我们也不能不问，对吧？”

“投诉我？投诉我什么？”

院长做了个向下压的手势，示意李建设听他继续往下说，“38床的赵小霞，她说你昨天下午去查看她手术切口愈合情况的时候，做了些，做了些出格的动作……”

“38床今天就应该出院，切口已经拆线，我昨天只是在早上例行查房的时候问了问体温血压，怎么还会再去检查什么切口愈合情况？而且下午那个时候根本不是查房时间，这你们都是清楚的。”李建设用从来没有的飞快速度说完这些话，两眼直直地看着院长，脸涨得通红，觉得像是莫名其妙地被人从背后打了一闷棍。

“可是走廊上的摄像头拍到你那个时候的确进出过38床的病房。”

“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能让我看录像吗？我要求跟38床对质！”

“呃，你别急，我的意思是说摄像头拍到的那个男人跟你身形很相似，他低着头走路，还戴着帽子口罩，看不真切脸，只是，我们妇科只有你一个男大夫。”

李建设真的急了，“哗”的一下推开椅子站起来，“这么多年工作下来你们还不清楚我是什么人吗？再说了，你们认为一个妇科主治医师，还会对那些器官感兴趣？简直是荒谬透顶！”

“建设，你给我坐下！只是在调查情况嘛，也没有认定就是你。”凌霄适时地出来制止了李建设的冲动，尽管她并不满意这个女婿，但也绝不能看着他毛毛躁躁地把事情越搞越糟，她心里明白那应该不会是李建设干的，但在没有确凿证据加以反驳的情况下，只能先稳住，再慢慢想办法摆平。这种事情对医院来说只是减免一些费用，至多赔一些钱，可对李建设的职业生涯来说，可能就是毁灭性的了。

又是一阵沉默……

所以当门砰的一下被撞开的时候，屋里的人都吓了一跳。只见一个五十开外的农村老汉冲了进来，他一把拎起李建设的领带，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劈手就给了他两个耳光，打得李建设摇晃了一下又跌回椅子上，弹簧坐垫发出咔咔的暴响。

“你怎么打人？”屋里原来的四个人几乎同时喊出这句话。

“打人？打人是轻的！我闺女以后还怎么做人啊！你们医院要负责到底啊！”说着眼泪鼻涕糊了满脸，他抬胳膊抹了一把，又用手点着李建设，“你个牲口东西，祸害我闺女，我非打死你不可！”说着又要冲上去撕打。

院长和书记赶紧跑过来阻拦，一时间乒零乓啷乱作一团……

“够了！”凌霄一声断喝，果然让几个男人都住了手，她冷笑一声对着那老汉说：“赵栓根你差不多就行了啊，你女儿是因为什么住的院你心里不清楚啊？用得着在这儿假装贞节烈女吗？告诉你，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你要是敢胡来，那我们医院就不管了，你去报警好了！”

赵栓根拿眼角睨了几下威严的凌霄，心里盘算着如果事情闹大了闺女脸上不好看，钱财方面也未见得就能得到多少好处，倒不如先看这女人如何发落，实在不行再……想到这儿就蔫蔫地扶起一把椅子，一屁股坐在上面，半天才嘟囔：“凌主任您别生气，我听您的，您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”

凌霄用鼻子出了几口气，“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！抢救你女儿是李大夫主的刀，现在恩将仇报啊！”

“没，我没，我只是……”

“得了啊，我们医院是不会姑息坏人的，当然也绝对不能冤枉好人。”

“那是那是！”赵栓根点着头小心地站起来，慢慢后退着出了会议室，还随手把门给轻轻带上了。

李建设被打得有些发蒙，这时好像突然醒过来了，“站住！你打了人就这么走啦！”

凌霄瞥了一眼虚张声势的李建设，扭头对院长书记说：“既然李大夫说不是他，你们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？”院长书记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他们太清楚凌霄的能量了，今天这阵势只是走走过场而已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历来就是医院的立场，要不真的从乡下来一帮人拉起横幅挡在医院门口，那损失可不是钱能补得回来的。

于是两个人对看了一眼，一齐点头，“凌主任考虑得周全，你就看着办吧，有劳有劳呵呵……”两人打着哈哈走出了房间。

凌霄满意地回过身来，看见垂头丧气的李建设正呆呆地盯着自己的脚尖，心里就发恨：小茹怎么会看上这样没血性的男人！

她摇着头拍了拍李建设的后背，“好了，你也不用多想了，谁让你一个大男人要当妇产科医生呢。这种事情越描越黑，闹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，听我的，忍了算了。”

忍了？她说得倒是轻巧！把这么齜齜的下三滥勾当强加到他身上，就

这么不明不白地算了？这叫他以后还怎么面对同事、面对病人？要是艾茹知道了他还能当男人吗？李建设的胸口急剧起伏着，脸都憋青了，可当着这个强势的丈母娘，他竟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看着他这样的表情，凌霄越发不舒服起来，她刚想再教育教育这个女婿，砰的一声，门再次被撞开了。

米振晶气咻咻地站在门口，屋里的情形完全出乎她的意料，她有些不知所措，嘴唇和眼睛都张得圆圆的，气氛显得有些尴尬。

凌霄清了下嗓子，用手在李建设的肩膀上拍了拍，就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，经过门口的时候，米振晶不自觉地往边上挪了挪给她让路，凌霄不屑一顾地擦身而过。

米振晶根本不介意凌霄的态度，她疾步走到李建设身边，“唉，怎么回事？我听说打起来了，怕你吃亏，所以赶快上来帮忙。”

李建设阴郁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，这个年轻女孩冒冒失失的举动让他感到温暖，尽管跟她并不很熟，而且之前对她吊儿郎当的作风很不以为然，但是现在，她似乎成了唯一理解他、支持他的人。

然而米振晶的举动也同时让他明白了这样的事实：他李建设猥亵病人挨病人家属打的丑闻，已经在全院上下沸沸扬扬，无人不晓了。两分钟前他曾试图说服自己，接受凌霄说的“忍了算了”，让事情悄悄过去，免得“越描越黑”。但在人尽皆知的情况下，描不描都已经漆黑一团了，倒不如鱼死网破、据理力争哩。

不过李建设正是那种“思想的巨人、行动的矮子”，虽然明白行动的必要却找不到行动的方向。他把双手深深地插到头发里，死死地揪住往上提，似乎这样就可以把好主意从脑子里生生给拉出来似的。

米振晶看到他这么痛苦的样子，又想起刚才同事们在一起嘁嘁喳喳地议论什么“人不可貌相”，心里就非常气愤，尽管她跟李建设接触不多，但仅凭他触诊时要请护士“督察”这一条，就说明人家已经十分注意避免误会了，怎么还会故意在自己病人身上犯这种低级错误呢？那些与他共事多年的人也太不厚道了！

想到这儿她拿定了主意，柔声安慰道：“你别难过了，事情总会弄清楚的。”

李建设感激地冲她点了点头，认为这只是句泛泛的安慰人的话，却没

有想到这个小丫头真的会付诸行动。

下午三点半，也就是38床赵小霞昨天被“猥亵”的同一个时间，米振晶轻轻地推开了病房的门。这是一间三人病房，跟昨天一样，靠窗的36床去理疗室了，37床午睡起来去楼下花园晒太阳了，只有靠门最近的赵小霞还在睡觉。她爸爸赵栓根照例去门房看人下棋，并没有因为昨天的变故而陪在女儿身边。

床上的赵小霞没有睡着，所以听见有人进来就欠起身子看，两个年龄相仿的女孩目光一碰，就都明白对方不是善茬儿。

赵小霞一骨碌坐起来，“你不是这儿的护士，你来干啥？”

“我是来慰问受害者的。昨天被猥亵的是你吧？”

“啥？啥猥——亵？”

“就是你被人吃豆腐了，被人摸了对吧？”米振晶暗自好笑，她连猥亵都听不懂。

赵小霞看懂了米振晶眼睛里的嘲讽，骨子里的野性一下子爆发出来：“是的，摸了。怎么，你也想被人摸？想问问我的感觉是不？”

“真是不要脸！既然感觉这么好，当时为什么不大声嚷嚷出来大家分享？事后哼哼唧唧地告黑状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自己做的局，想讹钱呢吧？”

“你！你！”赵小霞脸涨得通红，她那十里八乡有名的伶牙俐齿，此刻也失去了功效，急得掀开被子准备冲过来，要掐米振晶……

可这时病房里已经涌进了四五个护士，她们是听到争吵声跑过来的，赵小霞可不傻，知道这个时候动手自己铁定吃亏，于是又坐回被子里，努力定了定神，挑起眉毛斜睨米振晶，“有没有这回事天知地知我知他知，再说还有医院领导和公安局呢，你算是哪根葱啊？轮得到你出来说话？是不是跟那医生有什么关系啊？”

这回轮到米振晶气结。她在来这儿之前做了点功课，知道赵小霞是为了什么住的院，也正是因为了解了这些，她才更加坚定了赵小霞是做局骗钱的想法。可要是赵小霞不这么出口伤人，她还是心存同情不准备提的，现在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，她也顾不得许多，脱口而出：“拜托你省省好不好，自己在外边乱七八糟搞得把子宫都切掉了，还在这里假装什么清纯，哪个拎不清的医生会愿意猥亵你这种烂货啊！”

米振晶的话如霹雳般将赵小霞打愣在那里，她空张着嘴，却一点声音

都发不出来，渐渐地，脸色变成垂死的灰暗，一股凛冽的疼痛从灵魂深处撕扯着喷涌出来，直戳她的每一根神经末梢……嗷的一声，赵小霞疯了一样跳下病床，她忘了这是在哪里，忘了自己是谁，只知道必须赶快逃离这个阴森恐怖的地方，逃离这些正在切割自己的刽子手……

围观的护士和病人全都吓坏了，她们不自觉地给母豹子一样的赵小霞闪开了一条道，虽然嘴里大声喊叫着“拦住她！”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挡，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她向走廊尽头的露台飞奔而去……

突然，一个矫健的身影斜刺里冲出来一把抱住了癫狂的赵小霞，两个人翻滚着倒在马赛克地面上，赵小霞发出绝望的嘶叫……

黑夜不会因为任何事件而推迟它的降临，白天的喧闹被裹进浓重的夜色里，掩盖得不露一丝痕迹。今晚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只有静谧柔和的灯光从住院部每一个楼层的窗户里流淌出来，一切如常。

凌霄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她很懊恼，没想到这个叫米振晶的小丫头会打乱自己的计划，把一件本来花点小钱就可以打发的事情变得有些棘手。

她用苍白的手指翻开银色的金属病历：赵小霞，女，18岁，妊娠11周，于乡卫生所施清宫术致子宫破裂大出血，转入本院首测血压50、30，急救手术切除子宫……愈后良好，建议出院。

凌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本来很常规的病例，怎么会在出院的最后两天惹出这么多麻烦呢？而且这些麻烦来得真不是时候。对医院的年终考评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关键时刻，这个时候出问题，不仅会让卫生厅在年终奖励上大打折扣，而且肯定会对明年的项目兴建、器材采购等计划进行缩减；另外，一旦动静闹大，调查组进驻，那么很多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都会变成别人敲竹杠的砝码。自己明年就退休了，可不能临了留下话柄，被人说办事能力不强。

她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，起身从保险柜里取出两张银行卡，又从抽屉里翻出两份学术报告会的邀请函，把银行卡放进去，这才拿起了电话，“喂，小张啊，会诊结束后你请两位安定医院的专家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”

没过多久，门外就响起了脚步声，凌霄赶忙站起来开门，笑嘻嘻地客气道：“辛苦辛苦！感谢二位及时过来支援！快点请坐吧！”

“哎呀，凌大主任亲自打的招呼，我们敢不从命吗？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见笑啦，我不也是担心病人的安全嘛，担待不起啊！”

几个人打着哈哈各自落坐，心知肚明地很快切入正题——

“凌主任啊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急性应激性精神障碍，可以用药物控制，但只要刺激源没有从根子上解除，反复的可能性很大。”

“其实这件事情迟早都会发生的，我们的小护士只是告诉得急了一点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，不过在医院发病的确有些麻烦……”

凌霄拿出那两个信封递过去，“这是下个礼拜在学术礼堂的一场报告会，听说还有些价值，两位要是有时间不妨也去听听。”

安定医院的两位专家很熟练地接过信封，用同样很熟练的腔调说：“很多应激性的反应自愈机率很大，一般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的，请转告家属，让他们不必过于担心。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可以让他们直接去我们医院就诊。”

安排完小张陪两位专家去酒店晚餐，凌霄也感觉到饿了，但她还不能回家，她必须马上把赵栓根摆平，免得夜长梦多。

赵栓根进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，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闷闷地低着头。凌霄劈头就说：“你这个父亲是怎么当的嘛？女儿住院你也不好好照顾，一跑就没影儿了，要是真的出了问题可怎么得了啊？我们的医护人员有限，不可能每一个病人时时处处都把守着，对吧？还好专家来会诊了说没什么大碍，只要吃吃药就行了，这要是……唉，女儿是你的，年纪还这么轻，以后还要在外面做人的嘛！”

赵栓根本来想好了一套说辞的，可被凌霄一顿抢白，却一下子糊涂了，这女人到底在说什么？乍听闺女没什么大碍他心里一松，但怎么好像把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了呢？难道她知道了……不会的，绝对不会，她只是想一推六二五罢了。

凌霄看到了赵栓根额头上的青筋突突跳了起来，所以还没等他开口就用缓和的语气说：“本来昨天下午的事就没有什么证据，只是听你女儿一个人说的，对吧？所以院领导都认为很难做出什么赔偿。不过大家也觉得你挺不容易的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才会同意帮你瞒着，不告诉她切除子宫的事嘛，对不？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向上递个申请，看看能不能免除这次住院的全部费用。”

说完这话她停下来观察赵栓根的反应，担心这个颇有心机的农民不会善罢甘休。可没想到赵栓根嗡嗡地说：“行，你把已经交的一万块钱退给我，我明天就领着闺女出院。”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赵栓根怎么会突然改变了态度？这跟他投诉时拉开架势准备大闹一场的样子可是判若两人啊！是什么导致了事情峰回路转？早知道这样，凌霄就完全没必要费这么些周折了。

Chapter 2 八年之痒

12月的杭城已经寒气刺骨，而今夜又格外地阴冷。李建设把手插进裤子口袋里，指尖还是冻得生疼，他想起手套忘在办公室了，但他并不想回去取，也不愿意马上坐车回家。今天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，让他有些发蒙，寒冷对清醒头脑有好处，他情愿就这么走走。

工作八年都平平安安的，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如此莫名其妙的事情呢？他脑子里像塞了团稻草，涩涩地疼。

李建设的老家在浙西山区，那里山岭清峻，溪水灵秀，连绵的木排顺江而下——美丽得如同一幅山水长轴。然而那里的山民却穷得叮当作响，只要有一点可能，山里人都想把娃子送去外面的世界。

李建设是恢复高考后全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，还是省城的医科大学。临行时村子里百十号人都送到公路边上，书记更是一直将他送到了学校。当天晚上，他陪着书记逛了西湖。走过断桥的时候，书记停了很长时间，半天才说：“这是白娘子会许仙的地方啊，比画上还要漂亮呢。建设，乖娃子，你到底从山沟里出来了，一定不要再回去，记住，你可以回去看看，但千万不能回去工作！不是教你不爱家乡，是为你好啊，明白了吗？”当时，书记和他都流下了眼泪……

但毕业分配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被分回了家乡的县城，他没有门路，没有后台，更不懂也没有钱走关系，按政策分配他无话可说，只得沮丧地准备打包回家。可是突然峰回路转，有家大医院妇产科需要一名男医生，理由是男医生体力好可以上大手术，但医大的男生都不愿意去，他们说：那以后还讨不讨老婆啦？李建设愿意去，即使不讨老婆他也要留下来，改

变家族命运的第一步就是先留下来。

他留下来了，他跟医院签订了至少八年内不得转换科室的协议。事实证明他做得对，他不仅讨到了老婆，而且还是漂亮的老婆。

噼噼叭叭的鞭炮声打断了李建设的思绪，两个孩子提着电子鞭炮从他身边跑过。现在很多东西都变得没了味道，只具其形而不具其髓，空壳子花架子，但人还是守着这些不愿意放弃，李建设越来越对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感觉厌烦。

尽管并没有下雨，但湿气还是在霓虹灯和绿色线灯的光影里凝成了丝丝缕缕的水线，香樟和水杉们麻木地裸露在萧瑟的夜空中，任由躲在它们暗影里的老房子兀自发出感叹……

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小女孩挡在他前面，“叔叔，这朵玫瑰花你买了好不好？”是一枝脱了水的干花，包在撒了银丝的玻璃纸里，娇艳欲滴。

这孩子一定是冻昏了头，怎么会想到把玫瑰推销给独自夜行的男人？但李建设还是一声不响地递过去十块钱。他把玫瑰举在光影里端详着：已经有多久没给艾茹买过花了？跟她认识了八年，怎么好像认识了一辈子？好多东西都已经麻木了，想不起来了……

昨天他们又为老家来人的事吵嘴，这已经成为婚后争吵的主要缘由。一想起她怨恨的眼神和刻毒的语言，李建设就不寒而栗。也许，艾茹真的不该嫁给他这个乡下人，也许，他真的无法让一个城里的娇小姐幸福……李建设突然感觉鼻子酸酸的，他紧跑几步赶上就要启动的公交车，他想快些回家了，他需要一张干净温暖的床，来放置自己疲惫的身体……

艾茹忙了一天，这个时候刚刚把孩子哄睡了，看着他粉嘟嘟的小脸，她很伤感……为什么总要跟建设吵架呢？她明白老家来的那些人也不是他请来的，她明白作为在城里“混得最好”的娃子，不接待一下乡亲说不过去，但是凡事总该有个度吧？直系亲属也就算了，凭什么全村的人都拿他们家当中转站？凭什么带些土特产就理直气壮地在这里安营扎寨，把家里搞得像农贸市场一样？

李建设为什么就不能哪怕是暗示一下他的乡亲们呢？她真的很不喜欢过这种时不时就被陌生人打扰的日子，家是私密的空间，家是静谧的港湾，难道这种再正常不过的要求，在建设眼里也是过分的吗？

每次吵完她都很伤心，她希望可以像恋爱时那样，用一个吻、一个拥

抱化解所有不快，但现在建设却很少主动哄她，他对她越来越没有耐心了，尽管他并不怎么跟她争执，但沉默却更加明白地表达了他的不满和反感，甚至还包含了一点不屑的意思。他们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，除了吵架，有时几天都不说一句话，几星期都没有一次性生活。

现在应该已经九点多了吧？还是十点了？建设怎么还不回来？他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生气归生气，再怎么说是自己老公，她总是会不由自主地为他担心。终于，她听到了钥匙开门的声音，心里一松，眼泪涌了上来。

李建设一进门就看到妻子梨花带雨的模样，心里轻轻地悠了一下，他把手里的玫瑰递过去，“这是给你买的。”

“谢谢！”艾茹感觉很安慰，他竟然给她买花，那说明他还是想着她、愿意哄她开心的，可是当她发现那是一枝脱了水的干花时，心里就划过一道阴影：一朵有形无香的玫瑰，是不是暗喻他们的爱情已经是徒有其表了？她了解李建设，他不会用这种细腻的手法来暗示心意，那么，这只能是天意了，她感到一股无奈的悲哀在心里漾开……

但是很快，她就决定要在今晚打破僵局，夫妻间也没什么抹不开的，也许只要自己迈出第一步，局面就可以扭转过来。她希望还跟恋爱时一样，还跟新婚时一样，他们还是可以愉快地在一起，她太需要向自己证明：他还跟过去一样爱自己。

所以看到李建设从洗手间出来，她就故意伸长胳膊举着遥控器把空调调高了两度，这是他们约定俗成的暗号。可是李建设并没有注意到艾茹的举动，他还在想着白天那件莫名其妙的投诉，病人怎么会疯了呢？事情变得更复杂了，自己还能说得清楚吗？当艾茹把冰凉脚伸到他腿上的时候，他着实惊了一下。

“你怎么了啦？！想什么歪心思呢？”艾茹娇嗔地责怪着，侧身抱住了他的胳膊。

李建设苦笑了一下，习惯性地让妻子的头枕在自己的胳膊上，一边用力闭了闭眼睛，想把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念头挤走。

生完孩子以后，艾茹的身体丰满了不少，性欲也益发旺盛了。她把脸埋进丈夫的胸脯，一边咯咯笑着，一边舔他敏感的地方，李建设被撩得性起，一跃将她裹入身下，他好久没这么激动了……可是耳边却突然炸响一